

2009年中国电影创作争鸣述评

范志忠 任晓烨

摘要: 2009年中国电影中诸如《建国大业》、《南京!南京!》、《风声》、《三枪拍案惊奇》等影片,在创作理念或制作方式上均有程度不同的突破,从而在公共空间引起了各种尖锐且不乏启发意义的争鸣。

关键词: 2009年; 中国电影; 创作争鸣

作者简介: 范志忠,男,教授,博士生导师。(浙江大学 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任晓烨,女,硕士研究生。(浙江大学 广播电影电视研究所,浙江 杭州,310028)

中图分类号: J9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552(2010)02-0075-05

2009年是新中国60周年华诞,诸如《建国大业》、《天安门》、《可爱的中国》等富有中国特色的献礼片可谓空前繁荣。此外,《南京!南京!》试图以新的角度直面南京大屠杀这一集体记忆中的巨大创伤,号称“中国首部谍战大片”《风声》的强势出击,北京奥运会之后张艺谋的复出之作《三枪拍案惊奇》,以及《秋喜》、《刺陵》、《麦田》、《狼灾记》等各种类型国产电影的先后问世,使得2009年中国电影在众声喧哗中实现了票房一路飘红。不仅《当代电影》、《电影艺术》等国内主流电影理论杂志开辟各种专栏关注年度国产电影发展态势,而且众多观众也纷纷在论坛或者博客上发表言论,借助新媒体畅所欲言,在公共空间里对2009年中国电影开展各种尖锐且不乏启发意义的“争鸣”。

一、《建国大业》:主旋律电影的主流化转向

从1959年建国十周年第一次大规模组织国庆献礼片生产到如今,国庆献礼片已经成为电影生产中一个重要的常态性部分。《建国大业》作为向祖国60华诞献礼典型主旋律片的代表,虽投资只有3000万元,但却被称为“中国电影人集体向共和国敬礼的史诗巨片”。该片以前所未有的明星阵容、全国累计放映23万场、1271万人次,一举冲破四亿元的国产电影单片票房纪录,而演变成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电影事件,并由此引发颇具轰动性的社会话题。

饶曙光在《当代电影》中撰文对比表现同一题材的两部经典之作《开国大典》与《建国大业》时这样写道:“1989年的《开国大典》以人物塑造上的重大突破将这段历史的艺术表现推向了一个高峰,对中国主流电影创作和发展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时隔20年后,《建国大业》再次将镜头对准了这段历史,以宏大的艺术视野,塑造了毛泽东、蒋介石等众多政坛风云人物的群像,正面再现共和国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诞生,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肝胆相照的风雨历程。”同时他称赞道:“《建国大业》尽了一切努力在创作理念上突破了以往正面人物、尤其是领袖人物脸谱化的审美定势和模式,尽力还原历史中复杂多面的人物,凸显历史人物的心灵和情感层面,把毛泽东、周恩来等领袖人物塑造得惟妙惟肖。”^[1]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陈晓云在《政治诉求的现代表达——从“〈建国大业〉现象”说起》一文中指出:“2009年的《建国大业》显然面临着—一个与1989年的《开国大典》迥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如果说,《开国大典》是那个年代的电影创作者与当代的人们进行一种政

治怀旧对话的话,那么,《建国大业》的创作者显然抓住了当下观众更为复杂的精神心理,并试图与之展开对话。”^[2]《建国大业》通过影视画面将生硬的历史题材和厚重的历史内涵以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融入普通大众的广阔民间视野,取得主流价值观与个体认识的亲密认同,于是我们看到了指点江山,气度非凡的毛主席在取得胜利酒后微醺的孩童般笑容;温文尔雅的周总理唱着《国际歌》时的慷慨激昂;气数已尽的一代枭雄蒋介石失败后的落寞眼神和身为一个父亲角色与蒋经国在石梯上的促膝交谈,塑造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

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在谈《建国大业》时这样说道:“大家普遍注意到了《建国大业》的所谓明星效应,除了明星效应之外,还有在技术手段上的广泛整合,在工业化程度和现代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的积累,在影片生产过程中就已经开始发挥推广、宣传、营销这样一些机制的作用,所有这些重要资源的整合成就了《建国大业》在市场上的成功。”^[3]但也有影评人认为,《建国大业》占据了“天时地利人和”等各种优势,在这样的特殊历史语境下应运而生,其题材的特殊性、全明星阵容的零报酬、商业运作模式等各个方面都具有不可复制性。《建国大业》使用偶像大腕是一次破例,零片酬也是一次破例,众明星不计报酬的义演,是不符合市场规律的。有网友给《建国大业》算了这样一笔账:“如果所有的明星都拿片酬,这部电影的成本将翻5倍以上,那么随之而来的票房压力也将成十几倍的增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建国大业》固然以一个有着不可复制性禀赋的特例定位揭示出重大历史题材的未来走向,但是主旋律电影如何面对市场竞争与观众心理需求的各种检验,电影创作者们依然任重而道远。

二、《南京!南京!》:中国版《辛德勒的名单》

2009年陆川所执导的《南京!南京!》,试图从一个全新视角来透视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陆川将这部电影定义为:“一部以中国民众的抵抗意志和一位日本普通士兵的精神挣扎为主线的电影,提供出一个与以往的历史叙述完全不同的南京。”^[4]

称赞者认为,陆川这部新片,“敢于向自我挑战,也敢于向固有的“抗战”式“善恶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挑战。毫无疑问的,他跨越了狭隘的民族性(或民族仇恨)之界限,并致力于求索战争悲剧在人类终极关怀上不可承受之重的历史反思。”^[5]

批评者则尖锐地指出,“中国人写角川的救赎或者反思,是中国人对日本士兵做替代性反思、替代性救赎。”^[6]“角川绝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他代表了一种逃避的,自欺欺人的历史观。我们仍不能轻易地抹去历史的记忆,也无法忘记那些在屠刀下呻吟滚动的头颅和血流成河的惨烈场面。”^[7]有一部分观众干脆将这种“美化”日军的视角冠以“汉奸电影”之名。

胡克在《当代电影》撰文指出,“这部影片的叙事策略与众不同,采用了两条线索,是日本人角度和中国人角度,各自分别叙述,各自发生了比较大的精神变化,最后合流。日本侵略者方面角川变了,最后释放了中国士兵。他自己精神崩溃,饮弹自尽。中国人方面唐先生转变了,放弃苟活,慷慨赴死,所谓合流,将中国人在民族精神感召下的悔过自新与日本士兵基于良知的自我谴责相映衬,形成意识形态的基本统一。”^[6]但是,角川最后释放中国俘虏然后自杀,处理比较简单,其实自杀是一种放弃,不如让他活着痛苦地忍受精神煎熬好一些,他面临两难选择,如果不死,势必兽性大发,枪杀俘虏;如果人性尚存,不忍下手,有所觉悟,就要感受比别人多的精神痛苦,这是选择人性必须付出的代价。^[6]

张卫则认为,陆川是不是引导我们思考更深的东西?当那些青年军人在唱着儿歌玩着游戏的时候,背后拉出来一车裸体女尸,这是不是让我们会想到,人性与兽性之间,是如此的接近?人性中哪一部

分都有，但什么东西会把那一部分唤醒？唤醒人性还是兽性？

《南京！南京！》的历史顾问，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指出，“关于这个题材，不断有人拍摄，10年前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们总是从血泪控诉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比如《屠城血证》等，到了2007年左右，张纯如作品改编以及美国人拍摄的《南京》纪录片，都开始从战争的本性上去思考它。陆川的《南京！南京！》也是把对战争的思考往前推的一个过程。再过20年，电影人很有可能还会站在更高的角度，让世界一起来思考战争。”

范志忠认为，1988年罗冠群执导的《屠城血证》，在国产电影第一次正面表现南京大屠杀，影片围绕南京大屠杀的史实展开，着重控诉日本侵略者惨无人道的暴行与罪孽。1995年吴子牛执导的《南京大屠杀》，力图超越“从血腥到血腥，从悲凉到悲凉”的历史视角，通过一个中日结合的家庭在南京大屠杀中的遭遇，表明其对战争、民族、人性的深刻思考。在这个意义上，2009年陆川的《南京！南京！》正是在前人悲天悯人的美学立场上作进一步的影像探索，正如陆川本人所谓的，影片的初衷“不是单纯的施暴者和受暴者之间的故事，而是两个民族的共同灾难”，力图在战争、苦难、死亡、仇恨之外，传达与演绎战争背后的人性、苦难背后的救赎、死亡背后的尊严，以及仇恨背后的温暖。^[4]因此，我们并不讳言《南京！南京！》其中存在着许多值得进一步商榷之处。但不可否认的是，从南京大屠杀题材国产电影的美学嬗变不难发现，国产现代战争片在直面集体记忆中的巨大创伤的时候，显然正逐步走出历史的悲情，力图以一种更加自信的姿态，去建构一个关于救赎与拯救的更富于人性化的影像世界。^[8]

三、《风声》：中国首部谍战巨片

以“中国首部谍战巨片”为旗号的《风声》，缘起于作家麦家侦探悬疑同名小说。影片开头以一个大气磅礴的俯瞰镜头勾勒出焦土中的破碎山河，并直接点明了故事发生的民族存亡之际的抗战背景之后，历史的意图却只是虚晃一枪。影片所要着力表现的，是那个矗立于绝壁之上的阴森古堡裘庄里一群有罪或者无辜者在灵魂炼狱中煎熬的人生。

《风声》的故事是一个密室杀人游戏，酷刑成为影片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在传统的革命叙事电影中酷刑从来都只有一个简单的含义，那就是展现革命者坚强的意志、崇高的信念和牺牲精神，这种对信仰的简单化处理往往和宏大历史叙事结合在一起，因其语调铿锵、目标明确往往也能获得某种感染人的力量。但《风声》中的酷刑影像显然意图更为丰富，导演试图以酷刑贯穿影片，其作用之一是增强恐怖悬疑气氛并推进情节，作用之二是展示大无畏的革命意志，作用之三是还要隐喻着一种存在主义式的“生存绝境”。^[9]

正如麦家所言：“我觉得人生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受考验、受罚，甚至受刑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让自己变得坚强，同时创造自己的价值。我的小说就是把人性放在一个非常逼仄的空间里，对人性进行极端的拷问，当人面临重重枷锁，面临重重危机，甚至生死得不到保证的情况下，人的精神到底有多么强大？人的意志到底有多坚强？”^[10]麦家的这番话，说出了《风声》这部影片叙事类型所构建出的意义。

《风声》是群戏，七个主要人物，众多重要配角，各具姿态、心态、来历、目的，每个人的境遇和结果都与他的智慧、任务、应对战略和战术有关，每个人备受折磨的过程中所激发出的气息，也在窒息着对方，影响着局势的平衡和走向。但具体到每个人，肯定又有着自己的清晰脉络，出击的有效力量和防守的无力无助瞬息万变，如何生存下去，是每个人清晰的基本目的，每个人非此即彼的突围目的，又使得必须陷害别人才能保全自身。^[11]李宁玉在电影里说了一句话：“你们到底谁是真的？”导演高群书说，这句台词他很喜欢，他觉得这句台词点出了当下社会里人心普遍的焦虑：人心变幻，到底

谁是真的？谁是“老鬼”？《风声》由此表现出人心的荒芜逼仄，人的别致和惊心、极限，情感的极限，人性和兽性的极限，职业和理想的极限，人成为了电影的焦点和支点，人心成为了最宽广有力的舞台和世界。尽管电影中有很多阴郁的元素：禁闭，拷打，牺牲，猜度。最终冲破这种气氛的，还是人的坚持、人的谅解、人的关爱。

不过，随着《风声》的热映，在好评如潮的同时，也迎来部分影评人的尖锐批评，对此，导演陈国富在接受搜狐采访时这样说道：“电影涉及的那场战争很残酷，确实很黑暗，不描写黑暗的力量怎么能战胜黑暗？片中刑罚都有真实历史考据，这里没有什么趣味可言。如果观众看到酷刑觉得很爽，那我们就错了。但事实是观众反映觉得看了很不舒服。很多网友对这部电影打分很高，认为是近年来难得一见的华语大片。但要是没有批评的声音，那也太不正常了。”

在这个意义上，陈国富认为，与当年的《集结号》一样，《风声》也是一种尝试，“大家老是抱怨，国产华语片无趣啊、呆滞啊、题材受限啊、重复、老是古代之类。但其实题材上的突破不能指望大制作来完成，而是通常通过中等制作进行。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有人试。比如我们当年试《集结号》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但是你只要相信而且你很认真，你总会给这个行业带来一点启发。所以《风声》就是这样的一个挑战。”

《风声》的十月首映，宣告了中国首部谍战片的诞生。而同为谍战题材电影《秋喜》的紧随其后，则预示了谍战片将成为中国电影的新类型。颇为巧合的是，新中国第一部反特影片（谍战片先驱）《无形的战线》恰恰拍摄于1949年，也许这六十年真的是一个轮回？

四、《三枪拍案惊奇》：黑色幽默的狂欢

《三枪拍案惊奇》是张艺谋“后奥运时代”的第一部电影，对于张艺谋来说，是一部绝对的“惊奇”之作。虽然一向大胆肆意的色彩挥洒还在，苍茫奇险的山河美景仍存，但无论是从气氛的癫狂，故事之荒诞，还是表演之谐谑上，都与近年来的标志式“张氏大片”堪称大相径庭。

《环球银幕》2009年12期刊载的《〈三枪〉变与不变》文章提出这样的疑问：有人说这是对科恩兄弟的一次南辕北辙的致敬，有人更是直言“张艺谋这次是在为二人转拍电影”；但也有人因为《有话好好说》而对一个天才喜剧导演的回归感到欣喜若狂……究竟老谋子这次是假痴不癫的卖个顺水人情？还是大彻大悟后不拘一格的破茧重生？是科恩兄弟、二人转与视觉大片的三足鼎立，还是三颗子弹都射出自那架傲啸中国电影20年的摄影机？

奥斯卡大奖得主科恩兄弟1984年执导的处女作《血迷宫》，只花了80万美元、耗时2个月制作而成，但两兄弟却凭借此片在好莱坞成名。影片风格诡异黑色，叙事手法奇特，被人称为是“希区柯克复活之作”，是独立制片史上一部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电影。不过，《三枪拍案惊奇》不论是人物关系还是在故事情节的设置，在与科恩兄弟的《血迷宫》有着惊人相似的同时，也有其创新之处，包含了不少极为“张艺谋式”的元素：妻子的偷情，丈夫的暴虐，人在欲望面前表现出的贪婪与虚妄……而科恩兄弟标志式冷峻的黑色幽默，这次更是被老谋子放大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把一场暗藏机锋的戏谑，变成了“刘老根大舞台”式唯恐天下不乱的黑色狂欢。无论是暗讽的力度还是商业性的程度，都在这片黄沙大漠上被几何级数式的放大了。在画面上，张艺谋摒弃了原作阴暗萧瑟、不见生气的西部景象，而选用中国西北山峦叠嶂的黄土高原，不仅如此，张艺谋还精心地把背景所及之处都处理成对比鲜明的红黄绿条纹，像美国恶地（Bad Land）的金属沉积岩一样，红的是铁，黄的是硫，绿的是铜，在张艺谋的镜头里，这些颜色的饱和度都达到呼之欲出的程度，和《血迷宫》相较之下，空前鲜亮和热闹。有网友甚至认为，如果能让原本讨厌沉闷的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重新发现甚至是爱上这对天才兄弟的话，那老谋子这次绝对算是功德一件。

不少资深影评人或者业内人士对张艺谋的这部新片进行了尖锐的抨击。孙孟晋认为张艺谋的这部新片是在糟蹋国人的娱乐氛围,一点都不好笑,而是很可笑。电影上呈现的东北二人转,抹杀了民间戏曲的魅力。闹剧不闹,基本上是一人转。张艺谋的创造能力只有这么一点可怜的借用,可看作他躲到阴暗角落里,一个人意淫了一把他的恨意和低俗。张艺谋自认为开创了喜剧+惊悚电影模式,这是一种误会,没有艺术可言。他只是在粗俗不堪的本质上进行抛光,但是始终不能改变他低劣的内在本身。^[12]

但是,也有人为了张艺谋的新作辩解,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荒诞是最高境界的东西,但把荒诞沾地气是特别难的事。张艺谋仍然是中国电影的领军人物,他的品牌效应有波动,但整体还是呈上升态势。^[13]

总之,2009年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2009年中国电影却涌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尽管围绕着这些新气象所展开的争鸣或尖锐、或尖刻,甚至有些激进,但不可否认的是,以辩论、争鸣的方式,深入探讨影片的思想价值、艺术价值、商业价值,不仅为创作者提供了有效的反省,而且对于提高大众的电影鉴赏能力,都将颇有益处。毕竟,中国电影的发展,离不开中国电影的批评;而富有真知灼见的批评,无疑将能够推动中国电影走向真正的繁荣。

参考文献:

- [1] 饶曙光.《建国大业》:启示录[J].当代电影,2009(11):22-30.
- [2] 陈晓云.政治诉求的现代表达——从“《建国大业》现象”说起[J].当代电影,2009(11):32-34.
- [3] 张煜.站在产业的起点上——与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副局长张宏森谈《建国大业》[J].当代电影,2009(11):15-19.
- [4] 李舫.电影《南京!南京!》,用文化融解坚冰[N].人民日报,2009-4-25.
- [5] 黄式宪.《南京!南京!》:1937,不可遗忘的历史血证[N].新浪·娱乐,2009-5-19.
- [6] 陆川,胡克,张卫,等.南京!南京![J].当代电影,2009(4):40-52.
- [7] 解玺璋.走入魔的人性以一厢情愿的历史[N].北京日报,2009-5-5.
- [8] 范志忠.国产现代战争片的叙事内涵与美学嬗变[J].当代电影,2009(10):82-88.
- [9] 陈捷.《风声》中传来怎样的历史讯息?[J].电影艺术,2009(6):84-50.
- [10] 少言.《风声》:有智商!够劲![J].电影世界,2009(10):18-21.
- [11] 高群书.我们未必把正义写在脸上[J].当代电影,2009(9):17-19.
- [12] 刘嘉琦.《三枪》公映首日“印象深刻雷倒众生”[N].东方早报,2009-12-11.
- [13] 黄辰星,李丽.三枪之张艺谋:他究竟能变几张“脸”?[N].半岛晨报,2009-12-4.